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46

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

清 智說　機輪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次
  - 陞座
  - 小參
  - 示眾
  - 機緣
  - 行實
  - 頌古
  - 頌偈
    -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回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照
      - 雙泯
    - 和金明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
    - 禮徑山無幻祖塔
    - 呈本師老和尚冷灰豆爆
    - 興善即境
    - 掃鴛湖老人塔
    - 呈本師老和尚乞掩關
    - 祝金明介老和尚
    - 重陽隨本師和尚登岳陽山
    - 祝興善馥生大師
    - 答素弘法兄
    - 答古鑑禪師
    - 留幻菴禪師住竺隱

- 答素穎法兄歸閩
- 和牧公項法兄蕙詠
- 祝沖默法兄六秩
- 答通濟法兄住永正
- 喜當湖羽生屠檀越過退菴
- 示徒
- 示德峰上人
- 聞鐘示雲徵張居士
- 詠梅示敬泉沈檀越
- 聞蛙示眾
- 插田示眾
- 勸放生戒殺
- 勸修淨業六首
- 警世十首
- 示學道八首
- 永正即事八首
  - 施茶
  - 插蒔
  - 耕牛
  - 禱雨
  - 車水
  - 懸幡
  - 古井
  - 琉璃
- 和本師老和尚韻八首
  - 竺隱清修
  - 禪餘覽勝
  - 古院晨鐘
  - 沙汀落雁
  - 海天一望
  - 秋庭詠菊
  - 湖山煙雨
  - 新秋晚霽
- 自述
- 詠雪
- 風箏二首
- 火爆
- 山居十五首

    - 禪門十事
        - 源流
        - 拂子
        - 拄杖
        - 如意
        - 禪板
        - 數珠
        - 飲瓢
        - 斗笠
        - 蒲團
        - 芒鞋
    - 關中四威儀
    - 十二時歌
    - 自讚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斷愚大師語錄序

拈花之旨，雲廓天布，揚光續燄，代不乏人。惟南嶽至臨濟獨名正傳，而宗風大振於虎丘，隆盛於徑山範。而範之嫡嗣曰斷橋倫祖，倫十四傳為普明用祖。我永正法叔一老和尚，迺普明嫡子，敬嚴祖道，弘闡大猷，座下親炙磨光多至一二十秋，未輒放行。今法兄斷愚大師得骨得髓，為永正墮地獅兒，恂恂篤實，事師孝謹。其自處固凜凜然若冰雪，至于接物導生，則又春風回大塊，一木一草咸欣欣。有得宜師囑累之偈，有「嚴持戒律若冰霜，竭盡忠心輔祖綱」之句，所由然矣。及讀《退菴語錄》，則一一胸襟流出，妙在殺活縱橫，超脫自在，絕不蹈襲行過舊徑。出一言，著著有為人爪牙；吐一句，的的示衲僧家作略。與學者抽釘拔楔，奪食驅耕，如九轉靈丹立地，令人轉凡成聖。若非深澈乎源底，則性海翻瀾，波光際天，詎能若是耶？蓋此一莖花，自瞿曇拈後數千餘稔，擲在糞掃堆頭，被我斷兄拾起，舉似十方，暗香觸鼻，疏影撩人，其誰為破顏者？

康熙庚戌仲秋己亥望旦，瓶山法弟真本項謙敬題。

斷愚智禪師語錄目次

序
卷上
　陞座
　小參
　示眾
　機緣
　行實
卷下
　頌古
　頌偈
　自讚

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機輪等編

康熙甲辰臘月望日，眾檀護請陞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徑僻遊郎絕，林深月影遲。」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芟除閒草木，腳下迴無私。」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不存車馬跡，豈立主賓儀？」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客來呈舊面，花落長新枝。」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祖燈恒不墜，烜赫利人天。」師云：「闍黎分上作麼生？」僧一喝，便禮拜，師復打，乃云：「萬里無雲徹骨寒，一輪紅日上層巒，秖因檀護慇懃請，勉向當陽露一斑。」遂舉拂子云：「會麼？若喚者個作境，要且蹉過山僧；若喚者個作人，爭奈不識拂子；若喚者個作人境兩俱奪，正如掩耳偷鈴；若喚者個作人境俱不奪，亦似空華病眼。所以，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末後靈山會上全提此事，故初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復舉拂子云：「若向者裡擔荷得去，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設或未然，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拂一拂。

復舉：「斷橋倫祖上堂，云：『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師云：「倫祖雖則提持親切，顯發慈悲，未免令人智境兩立。退菴即不然，荊山有玉，獲得者妙淨瑩潔；赤水有珠，拾得者圓明洞澈；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本無途轍。」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大地山河一片雪。」喝一喝，下座。

誕日，眾檀信設齋，請陞座。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縱步踏紅塵。」進云：「如何是賓中主？」師云：「行行皇化裡。」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攜杖指迷津。」進云：「如何是主中主？」師云：「堂堂誰敢觸？」進云：「吾師誕日，四眾雲臻，向上一句又作麼生？」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壽量超群象，家風出眾儔。」師云：「汝更道看。」僧一喝，歸眾。師云：「拄杖子笑你在。」乃云：「有愧劬勞產我身，欲酬罔極復何伸？鐵牛踏破千山雪，石女敲開不二門。一著先天須委悉，半肩碎衲漫疏親，冰河燄起非常事，枯木花開劫外春。」舉拂子，云：「如是會得，則遍界無蹤跡，全身絕覆藏，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忙，千聖皆同證，森羅共舉揚，四恩咸可報，三有悉蒙光。便能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於無佛處現佛攝化有情，以無法處說法令歸正覺，轉山河國土歸自己，淨盡無餘；轉自己向山河國土，縱橫自在。全賓即主、全主即賓，然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塵塵爾、剎剎爾，如精金百煉，赤體純真；似皎月騰

輝，圓明無礙。雖然，猶未是空劫已前面目在。秖如今日蒙眾慶誕一句且止，作麼生是空劫已前面目？」復舉拂子，云：「從來佛眼難窺覷，透出威音更那邊。」喝一喝。

復舉：「長沙景岑禪師因僧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沙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僧曰：『不會。』沙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沙乃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師云：「岑老還丹不吝，空施點鐵之功；者僧其力未充，徒有吞吳之志。有問退菴：『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即向他道：『恰好。』更問：『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亦對他道：『恰好。』若人透得者兩轉語，不唯雙眼圓明，管取丹霄獨步；其或未然，氣逼殺人。」卓拄杖一下，下座。

陞座。舉：「德山一日飯遲，托缽至法堂。因風起浪。雪峰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麼處去？』當面蹉過。山便低頭歸方丈。藏身露影。峰舉似巖頭。納敗不少。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打草驚蛇。山聞，令侍者喚巖頭，問：『汝不肯老僧那？』作賊人心虛。頭密啟其意。一釣便上。山明日上堂，果與尋常不同。殺人刀、活人劍。頭曰：『且喜老漢會末後句。』塗污人不少。『雖然，也秖得三年活。』伎倆已盡。山果三年而歿。疑殺天下人。大眾！者一隊漢總被退菴捉敗了也，且作麼生是末後句？」驀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然雖如是，更聽一偈：『因風起浪入雲堂，一片婆心絕覆藏，雪老惜乎已蹉過，龐公多口妄施張。低頭歸室全披露，攜杖登壇重舉揚，末後三年渾漏洩，豁開宗眼漫搏量。』」復卓拄杖，下座。

陞座。僧問：「如何是退菴境？」師云：「古木沖霄漢，煙霞達遠村。」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覿體無回互，當軒為指陳。」僧禮拜，師便打。問：「永正老人道：『寒灰當發燄，枯木也花開。』是甚麼人分上事？」師便打。進云：「恁麼則臨濟家聲振，長溪面目新。」師云：「腳跟下更須喫棒。」僧便喝，師復打。乃舉：「南明和尚示眾云：『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一任[跳-兆+孛]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揀點得倜儻分明，許你參學事畢。』」師云：「退菴亦有四句舉似大眾，非敢與南祖爭英，貴圖兩彩一賽。『溪水翻銀浪，庭梅笑晚香，寒鴉鳴落日，清磬響叢篁。』此四句中，有一句有賓無主，有一句有主無賓，有一句賓主交參，有一句賓主迴絕。然雖如是，要見南祖則易，要見退菴則難。若能撿辨得出，秖可且居門外；如或謬亂指陳，何止白雲萬

里。設有個漢知得山僧恩、 入得山僧室，正好朝打三千、 暮打八百。且道山僧畢竟有何超卓？」驀拈拄杖，云: 「掀倒上重關捩子，出頭天外更誰知？」卓一卓，下座。

除夕，小參。僧問: 「年窮歲盡時如何？」師云: 「明日是新正。」進云: 「恁麼則大家齊拱賀，遍界樂昇平也。」師云: 「且緩緩。」僧一喝，歸眾。師云: 「放你三十棒。」乃舉: 「北禪智賢禪師曰:『 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 煮野菜羹、 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至方丈問訊，曰:『 縣裡有公人到。』賢曰:『 作甚麼？』那曰:『 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賢遂捋下頭帽擲地上，那便拾去，賢下禪床擒住，曰:『 賊！賊！』那將帽覆賢頂，曰:『 天寒，且還和尚。』賢呵呵大笑，那出去。時法昌 為侍者，賢顧昌曰:『 者公案作麼生？』昌曰:『 潭州紙貴，一狀領過。』」師云: 「北禪雖則片片赤心，未免傍觀者哂。維那向虎頷下捋鬚，也是陣後興兵。唯有法昌 較些子，蝦跳不出斗，總把龜毛繩子束向一邊子也。退菴即不然，家風澹泊，無可與諸人分歲，秖得麥飯黃虀喫了，一任經行打坐。何故？」卓拄杖，云: 「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下座。

小參。「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有麼？有麼？」一僧纔出，師劈脊便打，僧云: 「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師云: 「者漆桶話頭也不識。」僧喝，師復打。又僧出，師亦打，云: 「且道者棒賞你？罰你？」僧擬語，師又打。又僧出，師打，云: 「討甚麼碗？」僧無語，師亦打。乃云: 「若是伶俐漢，道頭知尾便合休去，何更要師家添鹽添醬？適來僧纔出，山僧便打，且道意在於何？要汝等直下承當省力去，何必登山涉險、 帶水拖泥，出一叢林、 進一保社，三根椽下、 七尺單前，磨褌擦褲、 廢寢忘餐，討許多生受喫。」卓拄杖，云: 「還委悉麼？若委悉得，始知釋迦不先、 彌勒不後，達磨不來東土、 二祖不往西天；若不委悉，大有事在，莫道山僧不道好。」復卓拄杖，下座。

示眾

佛誕，示眾。舉: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 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曰:『 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云: 「黃面瞿曇纔生下地，示大人相作獅子吼，怎奈藏頭露尾？雲門正令雖行，要且

腳跟未點地在。退菴恁麼道，還有為古人雪屈者麼？」卓拄杖，云：「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漫追風。」

示眾。舉：「世尊靈山會上拈起一華顧視大眾，時百萬人天盡皆罔措，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師云：「世尊向虛空裡釘橛，爭奈百萬人天不覺頂門痛，尊者破顏微笑、眼中著楔。且道退菴又作麼生？」舉拂子，云：「男兒自有沖天志，豈向他人行處行？」

示眾。舉：「世尊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世尊大似一座須彌山子，囫圇無縫，卻被文殊一椎擊碎了也，直得大地眾生髑髏敲磕。且道退菴又作麼生？」舉拂子云：「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擊禪床，便起。

示眾。舉：「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敕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師云：「世尊休去，雷音大震。魔王將謂出一頭地，殊不知弄巧成拙，好與三十拄杖。何故？暗裡抽橫骨，明中坐舌頭，佛魔俱屏跡，脫體自風流。」喝一喝。

示眾。舉：「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抬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師云：「大小世尊，話作兩橛，檢點將來，猶欠慈悲。雖然，天王悟去，堪作甚麼？退菴若作世尊，各與三十拄杖。何也？殺人刀，活人劍。」

示眾。舉：「達磨大師一日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門@(人/人)]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如我見處，無一法可當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但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傳衣付法。」師云：「初祖昔年脫空謾語，賺他個個承虛接響，直饒二祖禮拜依位而立，未免亦被塗污。退菴既自為他兒孫，且道有甚長處，敢恁麼道？」擲拄杖，云：「意氣不從天地得，精金那復帶泥沙？」喝一喝，便起。

示眾。舉: 「六祖大師曰:『 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神會出眾曰:『 是諸法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云: 「六祖大師如將一口縵天網子撒向當陽了也，可惜荷澤自甘投入。若是退菴，待恁麼道，即便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不獨慶快平生，亦使後昆盡皆灑灑落落。」遂作舞，歸方丈。
示眾。舉: 「汾州無業禪師曰:『 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裡去。』白雲端曰:『 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裡去。』」師云: 「一人放行中把住，一人把住中放行。若也檢點得出，一任驢胎馬腹裡得大自在。其或未然，切莫帶累山僧好。」卓拄杖一下。
示眾。舉: 「水潦和尚問馬祖:『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 禮拜著。』潦拜下，祖乃當胸踏倒，潦忽契悟，撫掌呵呵大笑曰:『 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住後，每謂眾曰:『 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師拈拄杖召眾云: 「若向者裡會去，不惟省力，要且看破水潦。如或未然，聽取一頌:『 水潦參馬祖，拜倒喫一踏，百千妙義門，從此都抹殺。』」卓一下云: 「不抹殺，萬古清風無阻闔。」便起。
示眾。舉: 「趙州從諗禪師曰:『 念佛一聲，漱口三日。』」師云: 「大小趙州，眼不能著屑，量不能容人。退菴即不然，錦上舖花非分外，縱橫無處不稱尊。且道趙州底是？退菴底是？或有個出來道:『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山僧與伊一棒，直須是個人始得。何故？重賞之下，要求勇夫。」卓拄杖便起。
示眾。舉: 「臨濟大師上堂曰:『 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 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床搦住曰:『 道！道！』僧擬議，濟托開曰:『 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云: 「臨濟大師豁開無位真人面目，立地令人證據，卻被者僧一拶，直得壁立萬仞，更為下個註腳，轉見婆心。者僧不顧危亡，挺身而上，其奈有眼如盲，負恩不少。若是退菴，者僧纔問，和聲便棒。何故？不見道:『 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具眼者辨看。」
示眾。舉: 「香嚴開法時，溈山遣僧送書并拄杖到，嚴接得，曰:『 蒼天！蒼天！』僧便問:『 和尚為甚如此？』嚴曰:『 秖為春行冬令。』」師云: 「大小香嚴把不住，被拄杖子轉不得，者僧一拶，幾乎屈辱大溈。雖然，還知退菴落處麼？」拍膝，下座。
示眾。舉: 「夾山上堂曰:『 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僧便問:『 承聞和尚有言: 「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山曰:『 是。』僧便掀倒禪床，山休去。明日普

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至，曰:『 老僧二十年秖說無義語，今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裡。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向坑裡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師云:「夾山掘坑驗人，不知禍出私門；者僧挨身白刃，其奈有前無後。當時若作者僧，待夾山恁麼道，乃撫掌大笑，云:『 大眾！看者老漢轉見敗闕。』非唯自有出身之路，管取夾山一場懊懶。然雖如是，且作麼生為夾山出氣？」卓拄杖，云:「渠儂語脈超玄路，縱奪偏能得自由。」

示眾。舉:「三聖上堂曰:『 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曰:『 我即不然，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師云:「一人半路抽身，一人就窠打劫。二老發揚臨濟宗旨，雖則力挽千鈞、光生八極，要且未有向上事在。秖如退菴恁麼道，大眾還甘麼？」以拄杖一時打散。

示眾。舉:「郢州芭蕉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曰:『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下座。大溈曰:『 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師云:「芭蕉扶強不輔弱，大溈輔弱不扶強。退菴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不與不奪；你無拄杖子，我不奪不與。何故噇？」卓拄杖云:「本來此事無餘欠，好肉何須更挖瘡？」

示眾。舉:「斷橋倫祖參徑山無準和尚，山以『 狗子因何有業識』命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祖曰:『 可無方便乎？』山舉真淨頌:『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祖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師云:「徑山正如倚勢欺人，倫祖亦似無繩自縛，幸爾拈得個鐵蒺藜子，直得頭破血淋，未免殃及兒孫，徹骨徹髓。退菴今日忍俊不禁，拋在搕[打-丁+(天/韭)]堆頭了也。」遂高聲召云:「諸人還見麼？」擲拄杖，下座。

端陽，示眾。「鄉城戶戶換新符，野衲蕭然迥舊模，冷落雲廚無黍粽，聊將盃茗代菖蒲。大眾！山僧恁麼道，且道是世諦耶？是佛法耶？謂是世諦，退菴既為佛祖兒孫，爭合恁麼？道是佛法，秖如大眾又見個甚麼道理？」乃卓拄杖一下，云:「會麼？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喝一喝，便起。

示眾。舉:「華頂無見先睹禪師因白雲度問:『 西來密意未審如何？』頂曰:『 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雲以手搖拽擬答，頂便喝，雲曰:『 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頂曰:『 我家無殘羹剩飯也。』雲曰:『 此非殘羹剩飯而何？』頂頷之。」師云:「華頂掀翻地軸，白雲掣轉天關，雖然當處風光，其奈末稍鈍置。退菴今日要與二老漢雪屈。」舉拄杖云:「白雲盡處見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卓一下，便起。

示眾。舉: 「大崗澄禪師凡見僧請益，乃曰:『 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即趁出。夷峰寧侍傍，忽大悟。」師云: 「大崗老人見僧請益，便湧出一座鐵壁銀山，實是險崤孤峻，無人能搆。夷峰當時失腳一跌，直得通身粉碎。且道還有相救者麼？」以兩手作托勢，云: 「遏遮來。」

示眾。舉: 「天目寶芳進禪師曰:『 拈花微笑，節外生枝；面壁安心，畫蛇添足。山僧者裡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直教一個個成佛作祖去。汝等還信得及麼？』良久，拍膝，曰:『 劍號巨闕，玉出崑崗。』」師云: 「天目老漢雖則赤心片片，爭奈龍頭蛇尾。退菴即不然，我者裡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直教一個個灑灑落落去。諸人還肯麼？」拈拄杖，一時趁散。

示眾。舉: 「徑山無幻沖和尚編無趣老人錄歸，趣曰:『 子一向做得個甚麼？』山曰:『 性沖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乃將錄呈上，趣接得曰:『 者個是我底，你底氈？』山曰:『 和尚莫攙行奪市。』趣擲下錄本，山便出。」師云: 「父子投機，與奪自在，然雖足可觀光，其奈露柱不肯。大眾！且道淆訛在甚麼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便起。

示眾。舉: 「興善南明廣和尚因聞谷大師問:『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因甚獅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卻？』南曰:『 本來空。』聞曰:『 為什麼王臂自落？』南曰:『 本來空。』聞曰:『 和尚意旨如何？』南曰:『 本來空。』」師云: 「匏山激揚個事，舉古明今；興善直指當機，轉凡成聖。且道畢竟意旨如何？」以拂子劃一劃，云: 「莫錯會好。」

示眾。舉: 「普明鴛湖老人謁湛然和尚，問:『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 聞令師出關，是否？』湖曰:『 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湛揖曰:『 請出，我要止靜。』湖便出。」師云: 「言中有響，句裡藏鋒，收放同時，主賓互換，如兩鏡相照，二日並輝。然雖如是，且道離諸問答又作麼生與二老相見？」遂拽拄杖，下座。

示眾。舉拄杖云: 「古人道:『 識得拄杖子，參學事畢。』退菴即不然，識得拄杖子，正好喫棒。且道因甚如此？」乃卓一下云: 「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建太平。」便起。

示眾。舉: 「鴛湖老人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 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湖良久，曰:『 會麼？』嶠曰:『 也秖得半個。』湖卻問:『 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良久，湖曰:『 也秖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師云: 「二老為那半個費卻許多腕頭力作麼？者裡若有問:『 那半個在那裡去了？』但舉拳，云:『 鑑他更如何？』劈面便掌。」一僧出，師打一棒，便歸方丈。

示眾。舉: 「石雨和尚舉:『 鴛湖老人拈瑞巖主人公話曰: 「白日青天作夢，夢中頻喚主人，直饒惺惺諾諾，也是無主孤魂。」』問眾曰:『 瑞巖是了手底人，為甚他道是無主孤魂？不知瑞巖過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復曰:『 莫道無人激發好。』 」師云: 「橫身舉唱，盡力拈提，則不無二大老，要且蹉過瑞巖。秖如退菴恁麼道，意作麼生？」乃卓拄杖，云: 「不圖打草，秖要驚蛇。」
示眾。舉: 「永正老和尚晚參，曰:『 日間圊頭請浴，山僧向他道: 「道得即去。」頭擬議，山僧道: 「恁麼則不浴也。」行者曰: 「請和尚脫腳。」山僧便去。大眾！若道行者是，則認奴作郎；若道圊頭不是，又扶強抑弱；若道二人俱是，正是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若道二俱不是，且道因甚不從圊頭請，卻依行者去？試定當看。』眾無語，乃卓拄杖，曰:『 選佛若無如是眼，為人難破死生關。』喝一喝，便起。」師云: 「者老漢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盡情對眾抖擻了也，惜乎未得其人。是晚，智上座若在，便出眾禮拜，云:『 恩大難酬。』非唯不負洪慈，亦且要與老漢相見。退菴恁麼道，還有恁麼人麼？」良久，云: 「為惜當年垂釣叟，於今布網又空施。」拽拄杖便起。
示眾。以拂子拂，云: 「還見麼？眼如葡萄朵，決定是見。」擊禪床，云: 「還聞麼？耳如新捲葉，一定是聞。當時靈雲見桃華、香嚴聞擊竹，便乃悟去。秖如退菴恁麼老婆，因甚諸人未得瞥地？秖為背覺合塵，不肯回光返照。所以道:『 把手勸君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親。』敢問大眾: 還有自肯者麼？好與山僧提瓶挈杖。何故如此？」復以拂子打○○○，下座。

機緣

僧問: 「大悲千手眼，那一隻是正眼？」師云: 「煙籠岸柳枝枝綠。」僧云: 「不會。」師云: 「雨洗溪桃朵朵紅。」僧禮拜云: 「蒙和尚指示。」師云: 「錯認定盤星。」
師問僧: 「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僧云: 「者裡去。」師云: 「不是者樣底，汝問我。」僧乃問: 「死了、燒了向什麼處去？」師撫掌三下，僧禮拜，師云: 「莫向鬼窟裡作活計。」
僧問: 「達磨西來，教外別傳，畢竟傳個什麼？」師云: 「龜毛拂子。」僧云: 「意旨如何？」師云: 「觸破面門。」
問: 「弓折箭盡，還有奇特事否？」師云: 「飢來喫飯，困來眠。」
天童錦曇禪士問: 「人人盡有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師云: 「常憶江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問: 「如何是我手何似佛

手？」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問：「如何是我腳何似驢腳？」師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襴衫。」曇作禮，師便打。
僧參，師云：「山僧者裡趙州家風也沒得。」僧云：「以何物相待來者？」師云：「一個空拳。」僧云：「某甲空拳亦沒得。」師云：「非汝境界。」僧擬進語，師便打出。
師舉數珠問皋亭僧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你也有底，因甚不會？」僧一喝，師乃連打兩掌。
僧問：「如何是衲僧眼？」師云：「瞎。」僧云：「意旨如何？」師云：「瞎。」
問海上僧云：「汝曾見觀音麼？」僧無語。師云：「蹉過了也。」又問：「海上風波洪大，往來不易。」僧又無對。師笑云：「險。」
師將一僧鼻孔扭云：「為甚麼你鼻孔落在地下？」僧云：「何曾？」師云：「何故你不知香臭？」僧無語。師云：「拾取好。」
僧問：「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師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僧問：「古人作此〇相云：『萬象森羅總在其中，具眼禪人試甄別看。』請問大師如何甄別？」師云：「全露法中王。」
僧問：「仇人相見即不問，賓主道合事如何？」師云：「南贍部州打鼓，西瞿耶尼作拍。」
僧問：「香嚴擊竹，未審當時見個甚麼道理便悟去？」師云：「鼻孔原來搭上脣。」
士問：「得本底人還有生死否？」師云：「生死且止，喚什麼作本？」士擬議，師劈面一掌，云：「莫道無生死好。」
僧問：「因甚古人道：『佛之一事，我不喜聞？』」師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僧問：「不觸不背，意旨如何？」師云：「無毛鷂子潑天飛。」
僧問：「大透脫底人，因甚披枷帶杻？」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云：「畢竟如何？」師云：「頭頂天，腳踏地。」

行實

己酉臘八日，震澤龐全力設普茶，同大眾請說行腳，師卻之。眾固懇，師云：「予愧道不如先哲，行不迨前賢，福薄德尠，識淺學荒，何足言也？然逼不得已，未免一番露布。予乃秀水金氏子，父號成丹，母唐氏，生於天啟壬戌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幸二親早喪，老祖拊養長成。齠齔時，嘗夢觀音大士為予摩頂，因專持菩薩名

號。老祖事佛行善，凡至藍若，予必隨往，常喜禮佛，愛慕出家。至十六，祖有疾，欲完姻事，予立志不從。未幾，祖乃坐脫，予痛淚失怙。次年，祖母亦故，殯葬訖，予自念生死無常，出家時至矣。遂辭親族，蒙送東塔禪寺，禮覺如老師披剃，是辛巳二十歲也。至癸未，請雪嶠大師結制，予充行者於方丈。一日，灑掃次，嶠問:『 你為什麼出家？』予云:『 父母早亡，為懼生死。』嶠云:『 何不參個無生死底？』予便禮拜，請問:『 如何是無生死底？』嶠打一掌，云:『 你自去看。』予悚然再拜。自此疑情猛發，日夜體究。明春，同老師往皋亭結茅，遂乃佛前立願:『 若不徹悟，誓不出山。』終日癡獃獃地，絕不與人共語，少倦則痛加鞭策，忘餐廢寢，坐立不安。一日，斫柴次，正迷悶間，有兔躍出，不覺失刀株立，擬取刀，忽然有省，乃述偈云:『 觸破孃生面，全身沒處藏，落花隨水去，紅日耀山崗。』呈老師，師甚喜，是丙戌二十五歲也。無幾，老師圓寂，完其後事。聞古南牧老和尚赴梅溪開堂設戒，其時路紮重兵，憤志出山，徑至嘉禾，具禮參見。南問:『 甚處來？』予云:『 皋亭。』南云:『 來作甚麼？』予云:『 乞和尚圓戒。』南云:『 衣缽完具否？』予打圓相，呈棒勢。南云:『 弄虛頭漢。』予云:『 和尚莫壓良為賤。』南云:『 更道看。』予禮拜云:『 謝和尚慈悲。』期畢辭出，參浮老和尚，問云:『 何處來？』予云:『 梅溪。』浮拈拄杖云:『 梅溪還有者個麼？』予云:『 有。』浮云:『 既有，又來作麼？』予舉坐具云:『 特來呈似和尚。』浮便打，予禮拜云:『 某甲罪過。』浮命茶留住。後同道友往報恩參玉老和尚，玉纔見，乃拈起拄杖，予便敷具作禮，玉擲杖便歸臥室，予收具便出。復至興善參永正老人於靜室，予問:『 靈雲曰:「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甚玄沙卻道敢保老兄未徹在？』老人云:『 直不藏曲。』予云:『 未審徹底人分上，如何受用？』老人云:『 飢來喫飯，倦即打眠。』予禮拜辭出，老人云:『 不得問了便休，大須仔細。』命至堂中，謁馥生大師。馥德風雅厚，因憩錫焉。一日呈偈，老人接得便打，予擬進語，老人又打，予纔禮拜，老人直打出，予自愧見地未得超卓。明春，啟大悲期，請入懺堂。期畢，復進室中禮拜，老人乃問:『 你在懺期中還見大悲菩薩麼？』予云:『 在和尚頂門放光了也。』老人云:『 在老僧頂門與汝有甚交涉？』予豎拳云『 請和尚證明。』老人連打三掌，予禮拜，老人便一踏，予自此脫然，遂呈偈云:『 向謂無能及，從今脫見知，森羅休作舞，萬象漫提撕。』老人頷之，是戊子年二十七歲也。時在躬師亦在堂中，相與甚契。一日，登閣次，躬問:『 如何得遍現色身？』予云:『 更上一層樓。』躬云:『 謝師答話。』予云:『 莫錯會好。』是秋，紳

衿諸護法恭請老人住永正禪院，予即同在躬隨侍。時當初住，予雖在侍寮，內外諸事無不兼理。一日，種菜次，老人至，問:『 作甚麼？』予云:『 種菜。』老人云:『 為眾？為己？』予云:『 請和尚分析。』老人云:『 將謂你道得。』予以掘子打地三下，老人休去。予因看幻菴師，至棲真參林老和尚，予云:『 特叩寶山，便請賜棒。』林云:『 老僧沒氣力。』予便喝，林云:『 三十棒自領出去。』予展具云:『 人事道中，合禮三拜。』遂至客寮，乃見幻菴師，敘事畢，幻乞同舟至永正省覲老人，舟中談及四賓主話，幻便問:『 如何是賓中賓？』予云:『 沽名釣利拋鄉井，直至如今不見歸。』幻云:『 如何是賓中主？』予云:『 拖泥帶水閒行走，拄杖從來不離身。』幻云:『 如何是主中賓？』予云:『 為憐樵子迷幽徑，暫佇谿邊作指陳。』幻云:『 如何是主中主？』予云:『 正令全提無向背，凡情聖解豈能容？』幻云:『 秖如不立賓主一句又作麼生？』予云:『 風急船行快，天青日影高。』幻云:『 不負吾兄親近老人。』予云:『 且莫惡口。』幻云:『 贓物現在。』予便喝，幻乃休。一日，龍池萬老和尚至如如菴，予往禮問:『 後生晚進，乞垂方便。』萬便打，予云:『 恁麼則某甲禮拜去也。』萬云:『 你見甚麼道理？』予便喝，萬復打，予拂坐具便出。辛卯冬，老人赴當湖檀越屠公請，住竺隱禪院，予充監院，力為修整，乃成叢席。一日，同完初屠公請老人觀海登陳山，老人驀問:『 水牯牛聾？』予捏兩拳加頂上，老人云:『 且喜穿卻鼻孔。』予轉身便行，老人云:『 一任[跳-兆+孛]跳。』予機緣頗有不及，每舉甲午春，濮溪護法復請老人赴永正，檀越屠公乞留主持，予切欲隨侍，乃白老人，舉幻菴師繼席，即隨同往。至老人誕日，眾請上堂，予問:『 父母未生前，請師道一句。』老人云:『 未問已前答汝竟。』予云:『 世尊降誕，地湧金蓮，和尚生日，有何祥瑞？』老人云:『 今日眾居士請山僧陞座。』予云:『 恁麼則斷橋嫡脈流千古，臨濟宗風萬派傳。』老人云:『 速禮三拜。』予拂具歸眾。是冬大凍，老人脾疾甚危，體弱怕寒，向因老人有願不著絲綿，予秖得違命重整衣被，再三求懇乃得更換，捐己衣資湊買參附，蒙神醫德士幸而病愈。老人志欲靜養，予同敬泉沈居士築室長水，延請事奉，老人即命之曰退菴，是乙未春也。時金明老和尚同本師老人重建普明用祖塔於興善，命予監理，工畢，即同送靈骨入葬。己亥冬，予欲掩關呈偈，老人得蒙慈允，乃關居永正，老人遂依韻賜詠曰:『 巾瓶不倦喜忘春，危險親徵義更深，惡棒痛敲因徹骨，玄言聖誨要知音。幾臨禪剎憑君輔，每患沉痾賴爾任，有問關中何所事？直須拈出祖師心。』值中秋夜，老人舉馬祖翫月話問眾云:『 古人恁麼道，汝等各下一語看。』予云:『 金屑雖貴，落眼成

翳。』復呈頌云:『 孤輪炯炯耀無隅，今古婆心義不殊，極目清光堪繼賞，爭如擊碎驪龍珠？』老人稱善。辛丑春，因乏監院，金明老和尚特蒙過院，乃同老人命予出關，明亦賜偈曰:『 凋林欲挽正斯時，何必拘拘俟滿期？放出從前真面目，移風易俗好施為。』時檀護畢集，請老人啟關，予乃問:『 自入關來事最親，經行坐臥本天真，忽蒙擊碎虛空鎖，躍出金烏萬象新。』老人云:『 更道看。』予一喝，老人云:『 也不虛過。』予禮拜，云:『 謝和尚證明。』老人打一棒，云:『 且道是賞你？罰你？』予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老人遂付囑偈曰:『 是心非有法，是法本非心，心法俱空寂，真宗耀古今。』予自愧匪材，不能重任，難違慈命，勉爾承當，是三月望日也。老人命主院事，予義不能辭，竭力支撐，因佛相淋漓，殿房坍損，局面未全，深自慨惜，即將祖產變賣，啟建山門，併募善信，重裝金像，整葺堂房，添置什物，庶得小就，已完老人之念，雲水往來，以便接納。老人生平孤潔，懶涉世緣，適過五旬大慶，即同兩序命予主席，予乃涼德多愆，何當繼紹？舉請沖默法兄，默亦過遜，因請通濟法兄住持，遂辭檀護，即同老人仍歸退菴，是甲辰中秋十日也。次年，編刻老人全錄。春間，承金明老和尚并老人命，重梓《 普明鴛祖語錄》 。至秋，同別駕牧公、 眾護法送入楞嚴經坊流行。予不唯羸病，且歷經險厄，志願隱山，終其殘喘，故雖有一言半句，付之烏有。今因大眾堅請再三，秖得復將從前醜拙分明舉似，若是伶俐漢，向智上座未出母胎時覷破，是親見也，何用繁為？雖然，欲躋無上毗盧頂，不礙從卑漸次行。」眾皆歡喜，禮謝而退。

當湖佛弟子羽生屠行符敬梓

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上(終)

嘉興退菴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機輪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獨稱尊，攪動須彌海嶽昏。不是韶陽行正令，幾多賺入鬼家門。

世尊睹星

纔出孃胎示本顏，明星一睹眼睛穿。如來德相咸皆具，夜半優曇火裡鮮。

世尊拈華

拈華顧視豈無端，百萬人天總自瞞。金色頭陀重漏洩，真風凜冽骨毛寒。

世尊陞座

老漢家風已顯然，文殊何必又重宣。當時若是英靈客，肯向他山聽杜鵑。

世尊下忉利天，栴檀像出迎。

高懸古鏡照無偏，萬象森羅似宛然。我也笑時渠也笑，不如撲破絕媸妍。

世尊因文殊門外立

熱心人惹是非多，內外何曾有自他。無角鐵牛耕海底，懷胎石女唱巴歌。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四維上下，無人識渠。

世尊因文殊出女子定不得

一本桃林不假栽，園丁何必強安排？由來灼灼花夭艷，秖在春風拂便開。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

兩次三番意正濃，普賢不見許誰同。依俙似曲纔堪聽，卻被風吹別調中。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

乾闥婆王奏樂時，山河大地悉如斯。電光石火難通信，端的應須秖自知。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如何是那一通？」

那一通，你問我，須彌倒卓日當午。堪笑騎牛更覓牛，分付禪流休莽鹵。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
一二義諦，水銀墮地，逼塞虛空，有甚巴鼻？咄！

殃崛持缽
凍鎖寒梅一段香，春風纔拂便芬芳。青山綠水仍如舊，莫向枝頭較短長。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令阿難傳問。
三禪天樂自和諧，其奈渾身個裡埋。爭若奮然張意氣，管教是處絕安排。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
四十九年曾未說，末稍再請復何宣。法輪轉處難迴避，逼塞虛空遍大千。

天親菩薩自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
問處分明答處親，綠陰枝上鳥啼春。梵音清雅超凡聽，不是其人豈易聞。

維摩居士因三十二菩薩問疾，各說不二法門。
毘耶一默義偏雄，不二門開觸處通，夜半無燈香閣靜，鞦韆垂在月明中。

迦葉尊者因阿難問：「世尊金襴外，別傳何物？」
金襴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倒剎竿，佛眼直教窺不得，兒孫由是逞顢頇。

圓覺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飯後茶三盞，禪餘書幾行。本無焦渴患，何用樂清涼？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
一卷經文寶鏡明，河沙妙義剎那評。當時不得誌公老，未免人呼作白丁。

初祖自梁涉魏，至少林，面壁而坐。
九年冷坐少林前，劈脊誰能下一拳。不是神光親覷破，一花那得至今傳。

二祖安心
忘軀為法乞安心，不識羞慚滿面塵。卻被老胡輕一拶，了然直下喪家珍。

馬祖陞堂，百丈捲席。
陞堂捲席意相投，脫體風流孰與酬？昨日鼻疼今不痛，分明舉似有來由。

南陽慧忠國師，因代宗帝問：「百年後所須何事？」
孤孤迥迥絕羅籠，不假人間造作工，秖為耽源饒舌後，翻令描摸在朦朧。

丹霞因過慧林寺，值凝寒乃取木佛燒火向。

滔天巨水涌江千，短棹徒教望遠灘。忽地風帆摧折後，一鉤新月逼人寒。

南泉斬貓

貓兒提起意分明，剛刃揮時正令行，叵耐群英都不薦，草鞋頭戴為施呈。

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

池陽面壁也無端，痛下金錐孰解看？王老頂門加一拍，從教血濺梵天寒。

石鞏接三平

老將從來膽氣弘，當場血戰愛英雄。金鞭轉處乾坤黑，降馬猶憐卸甲風。

國師三喚侍者

三呼三應墨中煤，玉斧金刀劈不開。負汝負吾重剖析，依然滿面是塵埃。

藥山因李翺刺史訪

雲在青天水在瓶，應知此道出常情。渠儂自得看經趣，換卻時人眼裡睛。

德山托缽

詐啞裝聾老德山，墻歪戶裂實難關。家私卻被傍人見，醜態相傳覺赧顏。

臨濟在黃檗，三度問佛法大意。

三頓烏藤恨未休，大愚一點豁雙眸，歸來便把虎鬚捋，倒嶽旋嵐出眾儔。

布袋和尚

嘗拖布袋在通衢，狼藉家私孰識渠？世界大千都著盡，更為拈出示無餘。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家風纔舉便郎當，逐塊禪流又著忙。覿面不知千里隔，如何洞見黑心腸？

古德不出方丈，到莊喫油餈。

齋時獨不赴雲堂，也是無端著死忙。幸自子期能解會，高山流水別宮商。

趙州喚文遠

東司頭上高高喚，步下輕輕應一聲。此話已經人落耳，長江有水洗難清。

子湖狗

子湖堂前蓄隻狗，藏頭露尾誰知有？從來不顧親與疏，擬議遭他秖一口。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

平常心是道，白布休粘皂。倦即便噇眠，寒來添衲襖。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

佛祖從來說不到，盡情抖擻與諸人。明明那事無今古，日照青峰朵朵新。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

金鱗透網絕羈留，誰敢揚帆下餌鉤。不是拏雲擒霧手，何當倒嶽與傾湫。

臨濟囑三聖偈

沿流不止問如何，殃及兒孫會也麼？耀古騰今難蓋覆，一輪皎潔印千波。

真照無邊說似他，當機直指絕淆訛。洪鐘扣發驚群夢，石臼風吹念佛陀。

離相離名人不稟，鐵牛夜半過窗櫺。堪憐無限參玄客，錯認胡蘆作帝瓶。

吹毛用了急須磨，閃爍寒光孰奈何？奮怒那吒纔觸犯，血流滿地罷干戈。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狗子佛性有無，鐵蛇橫在當途，瞎眼波斯踏著，管教喪卻全軀。」

臨濟上堂，僧出作禮，濟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濟曰：「你道落在什麼處？」僧便喝，濟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便喝，僧作禮，濟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濟曰：「過在什麼處？」僧曰：「再犯不容。」濟便打，乃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賓主交參殺活全，奔流度刃火中蓮，堂中禪客分明示，誰道渠儂是白拈？

趙州訪二菴主。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放去收來，衲僧巴鼻。

香嚴示眾：「若論此事，如人上樹。」

一等全提向上機，無錐地漢做來奇。當場不畏傍觀眼，別有威聲動四維。

鼓山折箭

中途箭折有來由，誰料奴渠語更優。大抵還他肌骨好，不風流處也風流。

寶壽第二世見相打曰：「得恁麼無面目？」遂大悟。

浩浩塵中渾不覺，一拳打著脫然空，森羅萬象齊顛首，依舊扶桑涌日紅。

保福四謾人

卻是你謾我，賊身淨裸裸。誰知陜府牛，吞卻嘉州虎。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南泉親見不謾人，蘿蔔拈來直指陳。大塊秋毫非別物，千紅萬紫總皆春。

九峰勘首座

枯木堂前花正春，炷香脫去未為真，一條白練如龍活，賺殺參玄幾許人。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

當陽拈出形山寶，燦地輝天遍界彰，坐臥經行如不薦，燈籠佛殿漫摶量。

船子覆舟

沒蹤跡處莫藏身，二十年明此事親。呈起橈來無別有，踏翻船子脫然新。

趙州勘婆子

婆子掀翻滄海去，趙州踢倒須彌回。奈我一雙窮相手，未曾容易舞三臺。

法眼示眾：「者裡聚集少時為上座；僧堂裡，者裡聚集少時為上座；山門頭，者裡聚集少時為上座；寮舍裡，為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

山門寮舍與僧堂，覿面全提不覆藏。奼女已歸霄漢去，獃郎猶自守空房。

臨濟四料揀

煙塵掃盡顯朝綱，萬疊江山總大唐。一片皇風無內外，謳歌鼓腹滿邊疆。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戴角擎頭捋虎鬚，當機直指絕離微。重拈古廟藏身處，賺殺平人犯夜歸。」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久拋搕[打-丁+(天/韭)]頭，拈起無倫匹。

趙州問僧：「曾到此間麼？」

相逢秖喚喫盃茶，沾著通身徹骨麻。伶俐衲僧多意氣，管教別有好生涯。

興化在大覺為院主

杖頭豪氣孰同儕，撥轉機輪當下灰。一炷香焚恩不負，孤賒捉敗古今該。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絕遮攔處復遮攔，獲下南洲小洞蠻。赫赫旌旗揮轉處，滿天愁霧鎖青山。

龍濟示眾：「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云。」

飢來喫飯困來眠，兩腳長伸得自然。若把是非來辨我，知君猶欠喫粗拳。

風穴陞座，顧視大眾，首山便下去，穴便歸方丈。

纔登寶座揚家醜，爭奈傍觀不耐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首山竹篦

赫赫全提驗棟材，堂堂大用出塵埃。兩頭坐斷未相許，更擬如何劈脊揮。

慈明參汾陽經二年，未許入室。

倒腹傾腸舉似人，其如不薦屈難伸。一朝捉敗非輕處，眼蓋乾坤氣宇新。

天衣懷禪師示眾：「百骸俱潰散，一物鎮常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常靈何處安？」

秋來葉落總歸根，春至花開遍界新。一片寒心付流水，不知幾是報恩人。

五祖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重重分付最慇懃，演祖何曾動嘴脣？若向此中窮徹骨，方堪攜手入廛陳。

古云：「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

有有有中無，無無無中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杭州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參無準和尚，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真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

一擊通身脫，誰為業識來。真燈從此續，烜赫耀無涯。

古德六刮

塵毛除去眼中花，皮肉蠲來未足誇。髓骨直教都刮盡，爭如隨分納些些。

天台瑞巖方山寶禪師參斷橋倫祖。祖室中嘗舉萬法歸一示徒。一日，寶侍次，祖拈莧菜根示之，寶忽大悟。

等閒拈示有來由，瞥爾知恩便徹頭。正眼豁開凡聖盡，兒孫遞代逞風流。

瑞巖寶禪師因無見睹參，便打。睹一日作務次，豁然大悟，遂呈偈曰：「選佛甲科喜莫量，大千沙界一禪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怨亦忘。」寶以偈印之。

傾盃空著本，無意卻還錢。坐斷華峰頂，真風播御簾。

天台華頂無見睹禪師，四十年足不越閫，至正賜號妙明真覺。白雲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頂曰：「待娑羅峰點頭，即向汝道。」雲於言下大悟。

梗將生鐵錘，捏出黃金汁。寄語長安人，莫把長安覓。

南京大崗月溪澄禪師，凡見僧請益，乃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卻那？」即趁出。夷峰寧侍傍，大悟。

栗棘金圈事絕倫，何期室內有知音。都緣惡辣難棲泊，留得丹心煥古今。

繡州天寧法舟道濟禪師，因五臺陸公問：「畫前元有易否？」寧曰：「若無，將什麼畫？」公曰：「畫後如何？」寧曰：「元無一畫。」公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言無？」寧曰：「居士莫著文字好。」公曰：「請師離文字發一爻看。」寧召五臺，臺應諾。寧曰：「者一爻從何處起？」

鴛鴦重繡出，暗地度金針。曲盡千般妙，全拋一片心。

繡州敬畏無趣如空禪師，元旦示眾曰：「今日新年第一日，圓明普照恒沙國。群靈咸在此光中，皆得如來三昧力。汝等還會如來力麼？」以兩手作掇石勢，云：「遏拙來。」時有僧問：「重多少？」趣曰：「飯袋子，輕重也不知。」

當陽直示本無私，懞懂禪流尚不知，見徹老人垂手處，方為出格丈夫兒。

杭州徑山無幻性沖禪師，因編無趣錄歸，趣曰：「子一向做得個什麼？」山曰：「性沖買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簽押。」遂將錄呈上，趣接得曰：「者個是我底，你底孽？」山曰：「和尚莫攙行奪市。」趣擲下錄本，山便出。

水乳機投非分外，分疆立界太無端。兒孫幸得今朝力，萬國春風一統看。

無幻和尚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幻曰：「一字不著劃。」僧云：「某甲不問者個。」幻曰：「圓相不著圈。」

崑崙顛倒舞，北斗面南看。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無幻和尚燒火次，僧問：「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曰：「與我搬取一束柴來。」僧搬柴了，又埋前問。幻曰：「者

奴子好惡也不知。」便打。

自性天真佛，云何向外求？當機如委悉，恩大莫能酬。

嘉興興善南明慧廣禪師，時徑山為首眾，一日地上拾片紙視之，有「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忽大悟，乃白幻，幻印可。

搕[打-丁+(天/韭)]堆頭親撞著，面門從此得昂藏。五峰頂上烹英傑，一段真風萬古揚。

南明和尚徑山示眾曰：「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顛先，喝石巖一任[跳-兆+孛]跳，明月池覆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揀點得倜儻分明，許你參學事畢。」

獅子咆哮自出群，驚翻海嶽震乾坤。佛魔到此無蹤跡，野狐徒教裂頂門。

南明和尚因聞谷大師問：「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獅子尊者因甚被罰賓國王斬卻？」南曰：「本來空。」聞云：「為什麼王臂自落？」南曰：「本來空。」聞云：「和尚意旨如何？」南曰：「本來空。」

問處絕毫釐，答處填溝壑。捉敗老南翁，始信乾坤廓。錯，出穴猛虎戴雙角。

建寧普明鴛湖妙用禪師謁湛然和尚，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聞令師出關，是否？」明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湛揖曰：「請出，我要止靜。」明便出。

作家相見果非常，舒卷同時徹底揚，更有一般奇特處，任教天眼莫窺光。

普明老和尚同雪嶠大師上弦夜翫月次，嶠指月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明良久曰：「會麼？」嶠曰：「也秖得半個。」明卻問：「那半個在那裡去了？」嶠亦良久，明曰：「也秖得半個。」嶠乃呵呵大笑。

皎皎透雙眸，相將覿面酬。清光吞宇宙，何處不風流。

普明老和尚因僧問：「迷中有悟，悟中有迷。如何是悟中迷？」明曰：「亂問作麼？」

纔問悟中迷，全提向上機。大鵬擘海水，鐵馬透重圍。

繡州永正一初悟元禪師參鴛湖老人，一日禮拜起，湖舉拳云：「道一句看。」正便掌，湖亦掌云：「且道你一掌我一掌，甚麼意旨？」正云：「請和尚珍重。」湖乃休，正一喝便出。

有縱有奪，能主能賓。象王迴旋，獅子嚬呻。莫怪渠儂多意氣，精金百煉越光新。

永正老和尚因報恩祖林上座問：「既是斷橋，因甚得度斯遠？」正卓拄杖，云：「全承渠力。」

全承渠力不顢頇，耀古騰今續正傳。分付英流高著眼，當知慧命永綿綿。

「既是鴛湖，因甚水無二色？」正云：「大地沾恩。」

大地沾恩直指陳，通身徹骨要知津。源頭水活流無盡，華放優曇遍界春。

「一不成兩，因甚更喚作初？」正云：「無處不稱尊。」

堂堂無處不稱尊，萬象之中獨露身。見徹濮溪親的旨，金毛吞卻玉麒麟。

永正老和尚因僧舉竹篦子話，問聲未絕，正便打，僧云：「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正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

背觸俱非問作家，當機直指驗龍蛇。不知殺活全提處，將謂無端又撒沙。

頌偈

和普明禪師牧牛頌

未牧

良田不顧恣跑哮，頭角崢嶸路轉遙。歷遍幾多危險處，那知回首惜靈苗。

初調

今朝鼻孔始將穿，劣性生獰盡力鞭。縱使驀然狂跳躍，秖消牢把索頭牽。

受制

見得調來息妄馳，芒繩緊緊且相隨。林泉野色雖堪翫，豈可忘勞力暫疲。

回首

歷盡艱辛瞥轉頭，肯將鞭索放教柔。嘗逢香草清泉處，恐起貪饕尚繫留。

馴伏

古木陰中碧水邊，縱橫收放總悠然。牧童歸去天光晚，步步相隨不用牽。

無礙

翛然物我兩相如，柳陌花衢何所拘。溪北溪南王化裡，橫吹短笛樂盈餘。

任運

岸柳溪桃花影中，隨渠飲啄步芳茸。牧童瀟灑煙霞外，徹體風流睡興濃。

相忘

人牛脫略沒邊中，彼我渾無異與同。一片白雲光皎潔，滿山明月絕西東。

獨照

拍雙空手獨幽閒，豈似尋常麓水間？信步歸來孤月冷，還須拶透那重關。

雙泯

人牛到此影無蹤，雲淨寒光透碧空。底事明明休更問，黃花翠竹綠陰叢。

和金明宋天封佛慈禪師蜜蜂頌五首

衝煙涉露採花時，深入香林滿帶歸。歷遍雲山咸自得，豁開雙眼任翻飛。

千花萬蕊足生涯，來去優游孰共衙？滿目風光從所適，兒孫翼翼自成家。
徹底掀翻窠臼時，赤條條地絕支離。豈如迷蝶空遊戀，留得甘甜蜜潤脾。
靈明透徹最風光，飛舞翩翻各自忙。銛利針鋒誰敢觸，痛心一箚直須當。
勘破浮華復隱桐，個中關捩悉皆通。從茲飽腹無餘事，一任芳菲鬥紫紅。

禮徑山無幻祖塔

濟水汪洋自有源，祖翁嫡脈亙長天。當陽迥出摩醯眼，萬古恒開陸地蓮。

呈本師老和尚冷灰豆爆

玉蘊荊山珠隱淵，忽逢良匠豈能潛？一聲爆地無回互，脫體風流顯眾前。

興善即境

寶閣凌空紫氣雄，碧溪環秀羨來龍。嵯峨雙塔蒼煙裏，儼若當年靈鷲峰。

掃鴛湖老人塔

秀萃秦溪古剎中，福臨此地是真龍。老翁高蹟巍然示，傑出禪林第一峰。

呈本師老和尚乞掩關

為法忘軀不計春，巾瓶久侍受恩深。每經痛棒難伸屈，更切提持已報音。祖席定非堪繼紹，精修庶是可擔任。關中得滿三年願，再乞慈圓巖竇心。

祝金明介老和尚

師壽莫能量，森羅共讚揚，道風遐邇播，法席古今彰。濟水興波闊，真燈續燄長，滿筵龍象擁，華放碧曇香。

重陽隨本師和尚登岳陽山

沙堤遙望滿林秋，執杖登高興轉稠，汲水煎茶泉眼活，鋪氈設座景風優。海天渺渺同師德，山樹濛濛亙古猷，侍久不知歸棹晚，謹將瓶子注龍湫。

祝興善馥生大師

群然大慶出尋常，海納山容豈較量？碧漢迸輝雲戶月，金風吹綻桂枝香。衲衣高隱秦溪秀，竹杖橫拈獨照長，嘯傲煙波清晝永，從教緇白共稱揚。

答素弘法兄(時住蘭若)

華屋鄰溪住，悠然唯爾家。開軒迎皓月，移杖款丹霞。野渡垂絲釣，游魚嗽影花。香風時遞遠，蘭若道聲嘉。

答古鑑禪師

宗風久已播嘉聲，名剎於今喜得人。振起如如新氣象，春光仍復照遐津。

留幻菴禪師住竺隱

道誼交來豈計春，庭梅幾度吐香新。法筵慈命應須繼，不獨弘宗可養親。

答素穎法兄歸閩

守拙忘年盡己衷，禪波浩瀚豈能窮。願聞八閩提綱要，自愧疏愚負祖風。

和牧公項法兄蕙詠(己亥年植盆蕙，次春不發，至庚戌忽發一枝。)

冰霜歷載久埋身，金谷瑤林竟不春。何幸挺然連放萼，香風無處掩其真。
雲林深隱幾經年，忽放奇姿勝藕蓮。且喜聯芳名不昧，敢云諸卉漫爭先。
天然雅韻愜幽情，不假丹青點綴成。滿座清風堪足羨，團圞共坐話無生。

祝沖默法兄六秩

每憶同門誼，惟兄契最先。忻逢花甲啟，佇聽法音宣。慧海摶紅日，高風播碧天。南山當聳翠，祖脈自綿綿。

答通濟法兄住永正

本師法道若深淵，病骨何能任此緣。喜得吾兄欣拽杖，直教濟水愈滔天。

喜當湖羽生屠檀越過退菴

荒林幽且靜，忽聽語聲揚。盃注天池茗，爐添柏子香。道交猶水乳，意洽若笙簧。幸得安閒法，來增斗室光。

示徒

時中切莫妄攀緣，動止當觀上古賢。師德親恩應不負，急須參透未生前。

示德峰上人

明德由來出眾峰，個般消息要須窮，百城煙水緣何事？樓閣門開信步通。

聞鐘示雲徵張居士

披襟禪寂坐，靜聽水雲鐘，惺發幽林鳥，驚翻巨海龍。聲逾軒外竹，響度嶺前松，會得其中意，同遊般若峰。

詠梅示敬泉沈檀越

水肌玉艷白盈空，香散幽清月色融。不染一塵澄徹甚，共堪涵養性天中。

聞蛙示眾

趺坐方床靜夜深，蛙聲嚦嚦契禪心。灼然物我渾無二，者點靈光絕古今。

插田示眾

竭力耕鋤倦不休，拖泥帶水汗淋流。長歌到處聲嘹亮，祖意西來莫別求。

勸放生戒殺

一體同觀莫恣饕，堪憐活剝與煎燒。此時悅口殃誰致，他劫償渠果自招。須種福田如日永，好翻業浪若水消。蠲除籠網從飛躍，海角天涯德被遙。

勸修淨業六首

無論老幼及賢愚，好把彌陀佛號提。自性天真全體現，金蓮臺畔接歸西。
莫戀紅塵念佛陀，樂邦絕勝苦娑婆。有緣善士親能到，千葉華香鳥獻歌。
識得彌陀大覺仙，舌尖常現百餘千。白毫光照河沙界，馥郁華開七寶蓮。
捉敗家中六賊奴，西方不異此娑婆，彌陀時刻常垂護，引導眾生出愛河。
不昧彌陀自性天，紅塵堆裏踏青蓮。香風時復吹人惺，佛境分明在目前。
彌陀念徹絕追求，罪性元空不用鉤。天上人間堪自適，河沙法界一毫頭。

警世十首

勸君猛省懼塵埃，好把菩提路踢開。直入真如不退地，何妨利眾去還來。

終日波波盡屬埃，罪門緊閉有誰開？秖因把髻自投入，淪溺幽冥不易來。
貪迷造業墮塵埃，我佛慈悲善戶開。權把三乘法教化，聞修定自樂邦來。
凝神靜坐莫沾埃，縱有紛紜總放開。究竟未生誰是我，定然驀地撞將來。
若得居塵不染埃，猶如菡萏水中開。人間天上誠堪羨，物外逍遙好去來。
三千諸佛淨無埃，妄自塵籠障不開。瞥地歸真明實際，方知觸處即如來。
一念歸真豈有埃，百千業鎖廓然開。了知生死渾如夢，佛國天宮任往來。
心地如能絕點埃，性園常自覺花開。他時果熟香飄日，不枉閻浮去復來。
大地山河非土埃，草頭祖意潑天開。森羅萬象如如體，隨處瞿曇示現來。
識得紅塵不是埃，任君收捲任君開。縱橫大用誰能測，踏遍乾坤彈指來。

示學道八首

學道如撐逆水舟，手中篙子豈輕丟。一槁不到舟傾覆，得過巔涯未可休。
學道如兒到遠方，迄今猶未見還鄉。時時刻刻倚門望，一旦親逢喜倍常。
學道如行快櫓船，善操不借索來牽。通身冷煖渾忘卻，欲到家山猛向前。
學道如人入戰場，拼身捨命要征降。假饒百萬軍騎敵，得勝歌回意自強。
學道如歸萬里程，急須努力上前行。一朝得到家鄉處，玉樹花開香更清。
學道如磨鏡上塵，蠲除淨盡乃方親。本來面目自成現，妍醜分明豈問人。
學道如童牧牯牛，一回入草一回收。直教不犯他苗稼，猶把鞭繩緊繫留。
學道如獅吼一聲，百千野犴悉皆驚。青山綠水無求侶，明月清風樂自盈。

永正即事八首

施茶

普濟香茶滌悶埃，頓教煩熱即時開。休嫌永正家風別，秖要當人知味來。

插蒔

田田綠水總無埃，陌陌如龍界畔開。插遍青禾農盡樂，灼然恩自聖天來。

耕牛

堪羨牛兒犁土埃，荒蕪淨盡賴渠開。不知力竭神疲苦，反益鞭笞促去來。

禱雨

狂風終日掃塵埃，括盡浮雲四望開。水涸苗黃農力倦，願施甘雨沛然來。

車水

偉哉步步迴塵埃，瀑布瓊花足底開。憑桁若行千百里，此身無去亦無來。

懸幡

彩幡高掛拂雲埃，試看巍然殿貌開。不是老盧親口示，那知覿體現如來。

古井

幽瀾漱玉潔無埃，為惜行人路畔開。汲飲頓教涼徹骨，甘泉須信有源來。

琉璃

湛湛圓輝絕點埃，鐵圍遍照悉皆開。光明花向心中現，智慧根從頂上來。

和本師老和尚韻八首

竺隱清修

無涯法海最深淵，清隱高風詎可宣。一任碧峰南拱揖，且從秀水北環聯。梵宮香霧氤氳合，叢樹幽禽來往翩。暮鼓晨鐘空世想，并心參叩大金仙。

禪餘覽勝

寶鏡當軒耀碧淵，交光映徹妙難宣。金風拂拂銀河湛，玉露洋洋珠斗聯。雲外天香來馥馥，案間雅句綴翩翩。陽春自愧難賡和，聊續荒詞奉上仙。

古院晨鐘

遙送鯨音過藪淵，洪聲普震豈能宣。三千界內光明遍，百八鳴中緊慢聯。敲惺晨雞啼杳杳，驚殘迷蝶夢翩翩。竹移青影東窗曉，又得慇勤事大仙。

沙汀落雁

晚霞靄靄映湫淵，雁集平坡數莫宣。蓮渚流清從飲啄，蘆汀沙煖任棲聯。長天隱隱排行字，遠水迢迢照影翩。閒望秋江無限意，逍遙何羨醉樓仙。

海天一望

疊疊峰巒杳隔淵，水雲縹緲景難宣。天呈圖畫分濃淡，地獻鯤鯨啟斷聯。坐絕妄緣禪寂寂，行吟幽思興翩翩。乾坤極目承誰力，自信全超不壞仙。

秋庭詠菊

昔時佳興羨陶淵，今植山房幸莫宣。銀艷金姿清貴富，瓊葩翠葉錦奇聯。游蜂永絕喧相擾，浪蝶難教擅便翩。歷盡曉霜終不萎，幽芳得獻大羅仙。

湖山煙雨

冥蒙山色暗龍淵，陰氣沖號曷可宣。煙樹數家相掩映，滄波千頃漫淪聯。雲生深谷樵迷徑，雨洗荒林鳥絕翩。詎訝披簑垂釣叟，悠悠物外勝神仙。

新秋晚霽

碧漢斜陽漱玉淵，澄空瑩潔莫能宣。紅霞燦燦光涵曉，綠水迢迢波影聯。吹浪游魚歡踴躍，凌風歸鳥兢翻翩。江天一色真堪羨，偏契林泉出世仙。

自述

余心同霹靂，所作咸忠直。事事效先賢，心心依古德。六根不染塵，一體豈沾色。非己敢稱誇，惟天能委悉。

詠雪

閒坐明窗下，紛紛落滿林。爛銀鋪竹徑，碎玉點衣襟。訪友人迷路，尋梅客阻心。野僧將遣興，聊作一篇吟。

風箏二首

骨格雖微氣量豪，扶搖而上不辭勞。秖因自有凌雲志，故爾飛騰霄漢高。
有為物色本無情，一線靈通得上昇。時至高鳴人仰望，目難窮處孰能聽。

火爆

頂門竅發震雷霆，驚起群聾徹骨惺。直得分身遍塵剎，當陽誰敢觸其英。

山居十五首

自處重巖尟客來，幽林小徑長蒼苔。清風明月堪為伴，野蕨藤花不用栽。
乍入山來懶閱書，攜鋤且自墾茶畬。談玄設妙渾閒事，一飽忘飢樂有餘。
攜杖穿林野興濃，子規啼徹百花叢。見聞不昧機先事，一段風光觸處通。
似兀如癡口懶開，了無閒事掛心來。飢時撥火煨黃獨，飽後烹茶飲數盃。
幽鳥聲聲宣妙法，榴花灼灼顯真機。燈籠露柱堪相委，色見聲求豈易歸。
坐倦和衣展腳眠，鼾齁鼻息任余便。猿啼檻外驚殘夢，紅日團團映滿簾。
岸柳籠煙綠更濃，溪桃映日水浮紅。風晴雨霽春三月，幽鳥一聲深樹中。
移坐巖前就碧天，閒縫破衲少針穿，黃虀麥飯隨時過，自喜清貧勝濁緣。
緣陰深處囀黃鶯，若個知音洞眼睛？為報參徒休外覓，瞥然回首是家程。
數載煙霞遠市廛，甘心冷澹絕攀緣。松風竹韻閒消遣，野鹿群猿伴我眠。
深棲巖竇是良方，喜自埋頭歲月忘。閒把蒲團敷地坐，不知日暮與天光。
庭花帶雨折簪瓶，紫芋添虀煮破鐺。幸自檀那輸國課，茅菴無事樂閒情。
竹戶閒關坐石床，休心碧嶂度餘光。庭前古柏無冬夏，那計籬邊幾綻黃。
茅舍深棲養病身，無思無慮樂天真。閒名久謝誰相識，一覺安眠意最親。
終日昏昏過了休，無論寒暑與春秋。有人問我成何事，一個粗拳劈面酬。

禪門十事

源流

如來親血脈，鼻祖嫡津梁。德越乾坤永，光逾日月長。

拂子

法王真慧命，龍象莫輕浮。驀地親拈示，群峰悉點頭。

拄杖

宗風憑繼續，日用任施為。掃盡狐狼跡，堂堂更有誰。

如意

縱橫皆自適，動轉總隨宜。指出形山寶，光明遍界輝。

禪板

禪林遵警策，海眾賴維持。一擊虛空碎，嘽呻獅子兒。

數珠

拈來為道用，提起示諸人。直下知端的，當陽一句親。

飲瓢

衲僧親活計，顏子似同流。飽腹無餘事，高懸拄杖頭。

斗笠

千聖皆同備，群英曷可虧。團圞無縫罅，日炙與風吹。

蒲團

跏趺堪穩坐，定慧作根基。為報參禪者，須明向上機。

芒鞋

江山都歷遍，到處不曾離。颺在紅塵裏，無人識得伊。

關中四威儀

關中行，沒途程。飯後欣舒步，翛然絕擊縈。
關中住，無別務。焚香閱古書，何論朝於暮。
關中坐，脣懶簸。豎起鐵脊梁，那管蒲團破。
關中臥，衲被破。鼻息任鼾齁，從來無夢作。

十二時歌

半夜子，床頭鼠咬自家耳。噓一聲，咸入穴中心暗喜。
雞鳴丑，眼開一物渾無有。黑漫漫，大地盡成獅子吼。
平旦寅，拈香擇火示天真。勤禮佛，徹體清涼絕世塵。
日出卯，生涯當處何曾少。鑊頭邊，覆去翻來用不了。
食時辰，饑火炎炎事最親。炊黍甑，野菜和羹勝美珍。
禺中巳，花笑鳥啼無別旨。閉篷門，堪歎迷流隨境使。
日南午，大地炎蒸何處躲？一彈指，豁開寶藏空今古。
日昳未，蒲團敷坐如來地。沒心情，那有工夫閒拭涕。
晡時申，囊缽蕭然不厭貧。無價寶，圓明皎潔亙隨身。
日入酉，參徒莫怪無分剖。秖粗拳，直下知歸休外走。
黃昏戌，一日功程方始畢。更何為？摩訶般若波羅蜜。
人定亥，威音王佛今何在？阿呵呵，天上人間絕對待。

自讚(成侍者請)

者漢別無伎倆，惟能守拙退讓；事師一點赤心，應機秖拈白棒。
自欣禪律兼規，學者難為近傍；生平懶合時宜，篤志深棲雲嶂。
僅留殘質愧先賢，莫把渠儂為榜樣。

當湖佛弟子羽生屠行符敬梓

斷愚智禪師語錄卷下(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